



两岸二十一世纪出版社联袂倾力推出

新智侠小说开山之作——【千门系列】

不会武功却众人仰慕，纵横江湖，名震天下，我是老千，我怕谁？
颠覆传统，自成一派，智侠之父引领你进入神乎其神的千门之门。

千门之花

千门系列之

贰

QIAN MEN ZHI HUA

方白羽◎著

BY FANG BAIYU

千门系列之

責

千门之花

方白羽◎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2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门之花/方白羽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09.1

(千门系列)

ISBN 978-7-5391-4586-0

I. 千…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86803号

千门之花

方白羽 著

责任编辑 周向潮

责任校对 张波虹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com

出版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一版 200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6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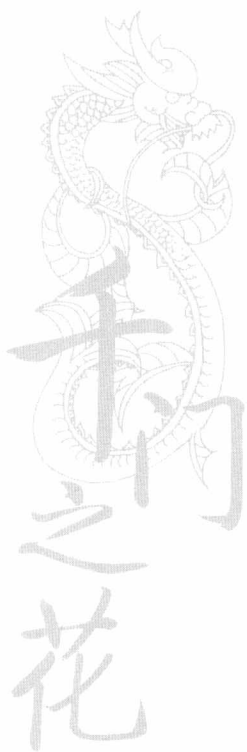
印 张 6.625

印 数 0001-15000

书 号 ISBN 978-7-5391-4586-0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变故	1
第二章	神捕	18
第三章	伏罪	38
第四章	自残	58
第五章	复仇	75
第六章	莫谷	96
第七章	对手	116
第八章	反千	134
第九章	少林	156
第十章	夺宝	173
第十一章	千雄	190



第一章 变故



并腿！含胸！低头！不要四处乱看！舒亚男不断在心中提醒着自己。从迈入金陵苏家大门那一刻起，她就装出低眉顺眼的淑女模样：低着头，迈着小碎步，在一个丫鬟带领下，来到内院一间膳房，坐到一桌丰盛的酒宴前，让几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肆意审视盘问，评头论足。

神啊！我成了酒宴上的一道菜！让这一切快点过去吧！舒亚男在心里痛苦地祈祷。右手一个贵妇将一只清蒸螃蟹夹到她碗中，关切地指点道：“现在蟹黄正肥，舒姑娘快尝尝。”

舒亚男连忙点头致谢。螃蟹是她的最爱，不过现在显然不是张牙舞爪剥吃螃蟹的时候。她狠咽了口馋唾，幸好碗中还有一小块鳊鱼，她学着贵妇们的样子，用象牙筷小心翼翼地夹起来，尽量优雅地送入口中，尚未尝出味道，就听对面那位目光挑剔的贵妇在问：“舒姑娘是扬州人？”



舒亚男赶紧将口中的鳙鱼囫囵吞下肚，放下筷子小声道：“是！”

“家里做什么营生呢？”

“家父开了间小镖局。”

那贵妇“哦”了一声，柳眉微微皱了皱。舒亚男知道爷爷和父亲两代人打下的基业，在金陵苏家眼里，连嘲笑资格都够不上。但她并不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第一次昂起头，直视着那贵妇的眼睛，说：“虽然平安镖局只是间小镖局，但最近十年咱们从未丢过镖。我一直以我父亲为傲！”

“平安镖局？”那贵妇又皱了皱眉，显然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舒亚男知道，在金陵苏家眼里，天下镖局都属于一个阶层，无论是平安镖局还是威远镖局，都没多大差别。舒亚男无心给她们解释其中的不同，只希望酒宴快些结束。让不认识的女人像对待犯人一般审视、盘问，这对她来说还是第一次。依着她往日的脾气，不是拂袖而去，就是旁若无人地大快朵颐，像现在这样假扮淑女，简直比打趴十八个地痞流氓还累。

“不知舒姑娘是如何与鸣玉认识的呢？”对面那个贵妇又在发问。舒亚男脸上陡然现出一抹红晕，第一次不是假装而是真正羞涩地垂下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几个贵妇窃窃轻笑，似乎很欣赏别人的难堪。

舒亚男怎么也忘不掉第一眼看到苏鸣玉时的情形，那是一个素净、优雅、孤独的男人，就算置身金陵郊外那乱哄哄的街边酒肆，依然显得那样卓尔不群。这立刻就引起了她的警觉。提防每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是父亲告诉她的走镖铁律。那是她第一次单独走镖，虽然所保金额不大，但也不想



让父亲失望。

匆匆用完饭后，她就押着镖车提前上路。那白衣男子果然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毫不掩饰自己的行踪。她不记得是怎样与对方起的冲突，也许是她过度紧张，又或者是他故意找茬，总之他们戏剧般地认识了。后来她盘问这个闯进她生活的世家公子，他的回答让她得意了好久。他说：“我从没有看到过一个美貌少女，能够像你一样指挥一大帮桀骜不逊的江湖汉子。你的直率、豪爽，以及那不施脂粉的天然之美，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心。那时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等待一生的女孩！”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赞美，舒亚男不禁羞红了脸。在熟人眼里，她一直是个粗野蛮横的野丫头，从来没有人说过她美，尤其在媒婆眼里，几乎就是个没人敢要的母老虎。扬州街头那些吃过她鞭子的混混，背地里还送了她一个十分不雅的绰号——老虎的屁股。现在这个江南第一世家的大公子，居然说她美，她的心不禁怦怦直跳，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奇异感觉。

也许在他这样的世家公子生活中，从来没有像我这样的江湖女子吧。她在心里对自己说，他是那样优雅，与我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我们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偶然的认识不过是上天的玩笑。舒亚男，你千万别胡思乱想！

就在她心神不宁的时候，那个优雅的男子轻轻握住了她的手，并用他那亮若晨星的眼眸望着她说：“我想带你去见我的叔叔和婶娘，如果他们不反对，我想让你做苏家的大少奶奶。”停了停，他又补充道，“就算他们反对，我也会说服他们。”

一股巨大的暖流突然弥漫全身，舒亚男只感到头脑一片



空白。最后一丝理智告诉她：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金陵，不，是整个江南所有大家闺秀心目中的如意郎君，怎么会喜欢我这样一个江湖女子？他一定是在开玩笑，要不就是在捉弄我！

她本能地要拒绝，但心灵深处那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出卖了她。她红着脸点了点头，心中却在对自己说：疯了！我一定是疯了！天啊！快救救我！

“舒姑娘怎么不吃东西？是不是不合你口味？”

一声问候将舒亚男的思绪拉回到眼前的宴席。她抬头望去，就见几个贵妇已放下碗筷，正用素巾优雅地擦着嘴。她悻悻地望了望满桌的美味佳肴，从丫鬟手中接过素巾在嘴上做了做样子，然后摸摸饥肠辘辘的肚子言不由衷地说：“我已经吃好了。”

方才盘问她的那个妇人点了点头，说道：“舒姑娘请随我来，敬轩也想见见你。”

敬轩？苏敬轩！舒亚男一惊。这个名字在江湖上闻名遐迩，那是金陵苏家宗主，也是苏鸣玉的亲叔叔！

舒亚男糊里糊涂地跟着那妇人出得后院，沿着曲折长廊来到一间雅致的客厅，在门外遇到那个领她进来的优雅男子，她恨不得拉着他立马逃离这里。不过他那温暖从容的目光给了舒亚男无穷的力量，她终于还是勇敢地随着他跨入了厅门。

厅中雅静素洁，一个年逾五旬的老者从容地坐在那里，不怒而威。苏鸣玉上前一步，向老者和舒亚男介绍道：“叔叔，这就是亚男。亚男，这是我叔叔。”

舒亚男忙抱拳为礼，想想不对，又改成半蹲福礼道：“亚

男拜见叔叔。”

话刚出口，就惹得一旁伺候的丫鬟“噗哧”失笑，把舒亚男闹了个大红脸。还好丫鬟的笑声当即被苏敬轩的目光制止，他若无其事地抬手示意道：“舒姑娘请坐。”

舒亚男惴惴落座，苏敬轩这才开口道：“想必舒姑娘也听鸣玉说过，他爹娘去世得早，是我和他婶娘将他拉扯大，他的终身大事我们自然要操心。鸣玉第一次跟我提起你，我就差人去扬州了解过你的家世背景。恕我直言，你和鸣玉并不合适。你们无论生活习惯还是性格禀性都截然不同，我真不希望你们为一时的好感就昏了头。这桩亲事，我希望你们慎重考虑。”

“叔叔！”苏鸣玉大急，刚要开口辩解，却被苏敬轩严厉的目光制止，他只得把目光转向舒亚男。只见她咬着嘴唇默然半晌，突然“呼”一下站起，一扫惴惴不安的淑女模样，抬头直视着威震江南的苏敬轩，正色道：“苏宗主，我喜欢苏公子，这点不需要慎重考虑。至于我的家世背景，我并不觉得就低人一等。你如果因为这而鄙视我，我会加倍地鄙视你。至于我和苏公子的亲事，我只想问苏公子。”她转向目瞪口呆的苏鸣玉，“你愿不愿意娶我？”

苏鸣玉想说愿意，却怕伤了叔叔婶娘的心，一时语塞，无言以对。舒亚男见状咬牙道：“娶？还是不娶？痛快给个话！男子汉大丈夫，婆婆妈妈的干什么？”

苏鸣玉眼中闪过一丝坚定，转头对苏敬轩毅然道：“叔叔，侄儿长这么大，从未求过您什么。现在侄儿恳求叔叔看在我过世的爹娘份上，成全小侄！”

苏敬轩与夫人对望一眼，二人眼中俱有难色。捋须沉吟片

刻，他终于一声长叹，说：“既然你抬出你过世的爹娘，我和你婶娘也不好说什么。去祠堂向你爹娘禀告吧，但愿他们在天之灵，也会同意这门亲事。”

“多谢叔叔成全！”苏鸣玉大喜过望，正要拉着舒亚男告退，却听苏敬轩又道：“我近日就差人去扬州向舒总镖头提亲，不过我希望大礼在一年后再举行。”

苏鸣玉知道叔叔是要用时间来考验自己的感情。他无暇计较这等细节，连忙点头答应。舒亚男没想到苏敬轩会改口，本已绝望的心一下子坠入莫大的幸福漩涡，只觉得天晕地转，恨不得与苏鸣玉击掌相庆。

晕头转向地随着苏鸣玉出了苏府大门，舒亚男才稍稍恢复了神智，忙对送自己出来的苏鸣玉道：“你不用远送，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说着她从颈项上取下一个吊坠，红着脸塞入苏鸣玉手中，“这是我最珍爱的东西，你暂时替我保管，以后记得要还给我噢！”说完她转身就跑，轻盈得像翩跹的蝴蝶。

苏鸣玉目送着她消失在长街尽头，这才低头摊开手掌，掌中是一颗红白相间的雨花石。他刚在暗笑她的小孩心性，突然看清了雨花石上那个天然生成、巧夺天工的“心”字。他从未见过如此特别的定情信物，就像是上天专为有情人特制！他紧紧将那枚雨花石捧在掌心，仰望苍天暗自许诺：苍天在上，我苏鸣玉会永远爱护、珍惜这颗独一无二的心！

离开苏府时已是黄昏，舒亚男浑身轻松，嘴角时不时泛起一丝甜甜的微笑。她突然想起父亲的一句玩笑：“亚男，你要能找到个男人把自己嫁出去，爹就算下半辈子不喝酒都认



了。”她真想将这门亲事飞报父亲，让他不用再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发愁了。

平心而论，舒亚男绝对是个大美人。曲线玲珑的身材，修长健硕的双腿，微微凸起的胸部，无不散发着青春的朝气。脸上不施脂粉，却依然粉白红润，野外的风霜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痕迹。五官虽不娇俏，却有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英武和俊美。这样的女子本不该为嫁人头痛，但特殊的生活背景、特立独行的性格，使寻常人家对她望而却步，这才造成了她今日的尴尬。

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仅把自己嫁了出去，夫君还这般优秀，老天终于开眼了！舒亚男得意地想着，突然听到有人在急切地招呼自己，定睛一看，原来是父亲身边的老镖师徐伯。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交付了雇主的镖货，将伙计打发回去后，为了那个优雅迷人的苏公子，一个人在金陵已滞留了一个多月，难怪老爹要担心了。

就见徐伯边抹着满头大汗，边从贴身处拿出一封信，说：“总镖头让我把这封信给你送来！”

记忆中父亲从未写过任何书信，舒亚男莫名其妙地接过信，三两把匆匆撕开，上面只有没头没尾的三个字：对不起。

她有些疑惑，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侵入心底。这预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来不及与心上人告别，立刻就吩咐徐伯：

“快备马！我要连夜赶回扬州！”

第二天正午，当舒亚男站在平安镖局大门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那样恢弘广大的镖局，此刻只剩下断壁残垣。黑乎乎的废墟中，还有袅袅轻烟升起，似乎在诉说着昨日的变故。

“小姐，你可回来了！”几个满面悲戚的汉子从角落冒了出来，齐齐聚到舒亚男身边。她环视着这些镖局的老镖师，忙问道：“张大叔、李大伯，这是怎么回事？我爹爹呢？”

张镖师答道：“前日总镖头遣散了所有镖师，并将所有人赶出镖局，自己独自留了下来。咱们几个老兄弟不放心，一直守在镖局外。夜里镖局突然起火，咱们几个冲进去，却只抢救出总镖头……的遗体。”

“遗、体？”舒亚男两眼一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爹爹怎么会死？”

老成持重的李镖头黯然道：“昨晚我和老张冲入火中时，刚好看到总镖头横刀割断自己的脖子。总镖头是自杀，小姐节哀。”

“自杀？我爹爹怎么会自杀？”舒亚男歇斯底里地大叫，“我爹爹在江湖上闯过了多少艰难险阻，什么事能逼得他自杀？”

李镖头黯然道：“小姐跟我来，咱们已在郊外的荒庙中为总镖头搭起了灵堂。你祭拜过总镖头后，咱们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郊外的荒庙中，一灯如豆，神龛中的佛像早已破败得不成模样。一具薄薄的棺木停在小庙中央，棺木前的灵牌上是几个冰冷的大字：舒公讳振纲之灵位。

“爹爹！”舒亚男扑到棺木前。棺木尚未上盖，棺中果然是相依为命的父亲。舒亚男泪如雨下，只觉得世界已完全坍塌。她泪如泉涌地哭了不知有多久，才渐渐平静下来，狠狠抹去满脸泪珠，转头望向几个镖师，问道：“我爹爹为什么要自杀？”

几个镖师对望一眼。李镖头叹道：“这事说来话长。小姐你也知道，咱们平安镖局这片地，原本僻处扬州城边沿，一直都不值钱。不过最近几年，咱们这一片渐渐繁华起来，地价打着滚往上翻。不少商贾闻讯而来，要买下整个平安镖局，其中出价最高的就是南宫世家三公子南宫放。总镖头从先人手中继承下的基业，自然不愿变卖，令南宫放悻悻而回。”

“这事我也知道！”舒亚男道，“爹爹拒绝了所有买主后，这事不就已经过去了吗？”

李镖头摇头叹道：“小姐难道没发现咱们这些老兄弟中，尚少了一人？”

舒亚男仔细一看，顿时有些意外，忙问：“戚大叔呢？他怎么不在？”

张镖头一声冷哼：“戚天风这个王八蛋！就是他害了总镖头。”

“这是怎么回事？戚大叔怎么了？”舒亚男惊问。戚天风与舒亚男的父亲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当年在保一趟重镖的途中，曾用胸膛为舒振纲挡过一刀，因此舒振纲对他极为看重，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平安镖局的副总镖头。在舒亚男眼里，他就像是自己亲叔叔一般。

“这事也不能全怪戚天风。”李镖头叹道，“扬州郊外近年兴起的赌马，不知吸引了多少赌徒。那赛马场就是南宫世家与四川唐门的产业，就在当年骆家庄的位置。戚天风原也不好赌，只是喜欢骏马，因此被南宫放引诱进了赛马场，渐渐陷入赌马的泥潭，背着总镖头输了不少钱，还欠下了马场的高利贷。被逼债的迫急后，这家伙鬼迷心窍，假说自己想做生意，要总镖头为他担保向钱庄借钱。总镖头一向豪爽，视他如亲兄

弟一般，毫不犹豫就给了他限期半年的无限担保书。如此一来，半年内他无论借多少钱，总镖头都要负责替他还。这家伙不断借高利贷翻本，谁知越赌越输，短短半个月就输了十几万两银子。这混蛋知道闯了大祸，躲起来不敢见人。直到南宫放拿着总镖头的担保书上门讨账，总镖头才知道自己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阎王债！眼看咱们平安镖局就要被南宫放扫地出门，总镖头无奈将大家遣散。咱们没想到总镖头会如此决绝，不仅放火烧了镖局，还自杀了。”

只有舒亚男知道父亲对平安镖局的感情，那是舒家两代人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基业。他定是觉得愧对死去的爷爷，才愤然与镖局共存亡。舒亚男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替父亲拿回镖局，让南宫放付出代价！只有这样，才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主意一定，她冷静下来，环视众人道：“几位大叔大伯，请帮我找到戚天风，拜托了！”

几个镖头虽然知道，就算找到戚天风也于事无补，但还是齐齐点头答应。众人与总镖头情同兄弟，所以舒亚男一开口，众人二话不说，立即就分头去找人了。

庙里渐渐安静下来。舒亚男独自跪在灵前，木然望着父亲的灵牌和棺木，感觉像在梦中一般。回忆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她的心已痛得完全麻木。

身后一点异响将她从悲痛中唤醒，回头望去，就见庙外有个人影正躲躲闪闪地朝里张望。她一眼就认出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影，立刻追出去，一把将他抓了进来。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魁梧汉子，此刻虽然神情萎靡形销骨立，却依然掩不去他那曾经的彪悍。进门后他连忙在灵前跪倒，左右开弓猛扇自己耳光，边扇边哭道：“总镖头！我戚天风对不起你！是我害

你失去平安镖局，是我令你不幸身亡，你为何不将我一并带走啊！”

舒亚男冷冷望着那汉子，心中说不出是痛恨还是悲伤。方才她恨不得杀了戚天风为父亲报仇，但看到他在这潦倒模样，却又下不了手。见他将自己扇得满面血污，舒亚男心中反而有些不忍，忙问道：“戚大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亚男你干嘛不打我骂我，就算杀了我这混蛋，也是我罪有应得！”戚天风痛哭流涕，对着舒亚男连连磕头，“大叔对不起你，是我害了总镖头。”

舒亚男凄然一笑，说：“现在就算杀了你，难道就能救回我爹爹性命？现在我只想知道，为何短短半个月，你就输了那么多银子？十多万两啊，堆在一起都能把人吓死。”

“是南宫放那个王八蛋设局害我！”戚天风双眼圆睁，几欲喷火，“他知道我喜欢好马，就刻意结交，带我去看赛马，然后引诱我下场赌马。开始我也只是随便玩玩，后来一个马场的管事偷偷告诉了我一个包赢不输的法子，我就陷了进去。”

“这世上还有包赢不输的法子？”舒亚男一声冷笑，“如此幼稚的谎言你也会相信？”

戚天风脸上满是悔恨，咬牙道：“开始我也不信，后来赢了些钱后，我也就相信了。”

“是什么法子？”

“就是加倍下注法。”戚天风解释道，“每次赛马是十二匹，我就在六匹单号马上下注一两银子。若押中，除开抽头还能赚五两多，若没有押中就加倍下注，只要一直押下去，迟早总会押中，那就连本带利全捞回来了。我用这法子下注，刚开始也赢了好几百两。后来不知为何，一连十场全是双号马胜

出，几天时间我就输了一千多两，还欠了马场两千多两的高利贷。我不甘心，坚信只要一直加倍押下去，迟早能翻本，所以求总镖头给了我一张无上限的担保书，抵押给马场借钱下注。谁知这次偏偏就这么邪门，连续十五场全是双号马胜。我欠了马场十多万两银子后，南宫放就拿着总镖头的担保书，带着官府衙役上镖局要账，不仅夺去了房契，还勒令平安镖局限期搬走。我没脸见总镖头，只好躲了起来，却没想到总镖头会……我不敢再露面，一直躲在灵堂外等侄女你回来。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你一个交待！”

戚天风说着猛然拔出匕首，挥刀切下了左手四个指头，然后将匕首扔给舒亚男，说道：“这四个指头，是惩罚我贪婪好赌。我这条贱命虽不足以为总镖头抵命，但我也只有这条贱命可赔了。要杀要剐，侄女你尽管动手！”

舒亚男看他痛得浑身直打哆嗦，对他的恨意早已消失殆尽。她撕下衣衫为戚天风包好受伤的手，若有所思地自语道：“连续十五场都是双号马胜出，这其中必有蹊跷！”

“岂止蹊跷，南宫放是在操纵比赛，设好圈套让我往里跳！”戚天风愤然道，“我也是在输光了后，无意间听他向旁人炫耀，将我当成傻瓜来嘲笑！”

“他当真在作假！”舒亚男眼里闪现出异样的光芒，“咱们若能找到证据，不仅能将房契拿回来，还要告到他马场关门，以告慰爹爹在天之灵！”

戚天风苦笑着摇摇头：“要找证据，谈何容易，就算找到证据又如何？在扬州，南宫世家一手遮天，咱们打不赢官司。当年这马场初建时，骆家庄不也告过南宫放，最后还不是落得庄毁人亡，那骆秀才也被送到青海去服苦役。”

舒亚男也听说过骆秀才状告南宫放的事，不过她并不会因此就退缩，心中打定主意，只要能拿到证据，就直接告上金陵提刑按察司，若得鸣玉帮忙，事情会更有把握。想到这她便问：“哪里能找到南宫放？”

戚天风想了想，说：“南宫放在城南拐子巷有一处别院，通常都住在那里。喂，你要干什么？”

见舒亚男冲出了庙门，戚天风慌忙追出来，可舒亚男已翻身上马，策马便走。他想追上去，但失血之后浑身乏力，只能眼睁睁看着舒亚男纵马绝尘而去。

城南拐子巷并不难找，潇湘别院处在巷子的最深处，是一处雅致清幽的大宅院。当舒亚男找到这里时已是掌灯时分，她想也没想就上前敲门。门“咿呀”一声裂了道缝，一个老家人在门后打量着舒亚男，问：“姑娘有何事？”

“我找南宫放！快带我去见他！”不知南宫放此刻是否在别院内，舒亚男还不敢造次。

“天色已晚，姑娘明日早来吧。”老家人说着就要关门。舒亚男听出南宫放正在此间，便强行闯了进去，不顾老家人的阻挠，一路高喝：“南宫放，给我出来！”

她一路高叫着闯进内院，就见一个青衫男子立在廊下问：“这位姑娘找在下？”

“你就是南宫放？”舒亚男打量着面前这年近三旬的青衫公子，心中十分意外。他是那样英俊、优雅，完全不像一个恶棍。他的气质让舒亚男不由自主就联想到苏鸣玉，他们是那样相似，虽然外表有所不同，但都是受上苍眷顾、最能吸引少女目光的精品男子。

“在下就是南宫放。”他的脸上露出了迷人的微笑，“好